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

第十回 赤腳婦耕田度日 長毛賊到境移家

卻說先生被鏡如弟兄辭了，他無奈何只得至鄉間寺廟中開一蒙童館。聽了老婆話說書是越讀越窮，只要識字曉得做人的道理便好，何必專心在時文上做工夫。因此亦不叫兒子讀書，先生兒子名叫阿牛，以其生得蠢故取名為牛。阿牛因此跟了他的娘勞氏種菜。勞氏因丈夫無經館，便無大出息，終日憂愁。他母親知他家境不好，因白與女兒幾畝田地令女兒僱人耕種，女兒愛惜錢，又繫大腳，雖小時未曾種過田，心想：「種田並非一件稀奇事，我可學學看，如種不來再僱人未遲。」又心想：「阿牛今年已是十六歲，正是學種田的時候。」於是將釵環首飾盡皆變賣，置了諸般田器，買了一條大水牛。他丈夫初起以為老婆胡鬧，曉得老婆或有本事亦未可知，誰知老婆率性將腳帶脫去，赤了腳說：「我明日要耕田了。」先生以為老婆赤腳耕田是件倒霉事，老婆說：「我赤腳比做婊子好的，我若是小腳，你便要餓死了。」先生只得聽他。次日只見老婆帶了阿牛，手中拿了田器出了門，大家見了歎服。又見勞氏到了田。不慌不忙將犁放在牛背上，自己將柄扶好，居然一行一行耕得端端正正，先生見了亦詫異。耕了幾次阿牛便能看樣，母子兩人竟將幾畝田耕得一色坦平，又漫了穀種，到了秧出勞氏仍帶了兒子僱了一個會種田的先看其如何種法，看了明白，自己便依樣將秧一行一行挨次插好，第二日便不僱人，帶阿牛到田，教他照插。母子二人插了兩日便將幾畝田插遍了。先生看了歡喜，過了一月，便去畝田。大家只見勞氏赤腳來赤腳去，初時村中男女未嘗見慣。無不掩口，及後亦不為奇，又見他種得好田，十個回家對妻女說道：「你們這班小腳，真是無用。你看勞氏奶奶，大腳能種田，不要長工薪俸，今年八月內定有五六十擔稻子回家，可知婦女大腳的好。」

這班婦女聽了亦喜歡，說：「可惜我們腳已裹足，不能再放，若能再放倒如男人一般，不但種田，件件皆好。」

不說滿村婦女羨慕，且說勞氏將田種好準備割稻，是時那阿牛已被母親帶會了，閒時便去砍柴，初時只挑得十幾斤，挑得三四個月，也挑得六七十斤。家中上半年卻無米糧，便告訴丈夫通了半年束脩，又到屋後鋤了許多空地插了幾種菜，一時家中件件皆有，勞氏倒比前時快活了，不時只到田中放放水。阿牛已能挑重擔，蔭灰潑糞一概令阿牛排日做來。因種得田少，自己並不用做，心想：「若種得好明年再多種了幾畝。」因此母子倒也安心樂業。先生回家時，看自己田稻蔥蔥鬱鬱，比男人種的更好，因此又服了老婆。仔細想：「老婆大腳，卻是有用的。」

看看七月過了，滿田稻子如黃雲一般，勞氏便到娘家分了十數斤豬肉，七八十個鹽蛋，又令丈夫到各處東家通了三四元英洋做起一個大倉來。這日便令丈夫在家照料，次日便僱了四五十人割稻，一連割了三日，自己煮飯煮肉，又收拾十數樣菜來，均是一個人料理。阿牛卻叫他到田中監督。一日滿屋稻子已推塞不下，用斛量量，卻有五十餘石。原來幾畝田稻子本不應有如此之多，因勞氏母子勤力，稻子遂加了一倍。先生喜歡得不得了，次年愈種得多了，到收成時卻有六七十石稻子，先生因此全虧了老婆不致餓死。

不料先生無福，種了兩年田，粵匪大王李世賢擾亂浙東，人人逃難。此粵匪即是長毛，因其無男無女皆不剃頭，故人呼為長毛賊。這長毛起事時最重是天主教，起於道光二十七年，不上三年，聚眾至數十萬，其勢剽悍，銳不可當，連路拿人強使入伙，拿著年輕有力氣的，最喜歡拿著老的及吃鴉片，便說無用，一刀兩段。起初尚不准姦淫婦女，至亂到江浙，破了蘇杭，婦女遭難不計其數，然而大半皆是小腳，若大腳聽了風聲不好早已逃走，浙東婦女均繫小腳，且四處皆山路，小腳婦女不能走路的被長毛淫毒不堪，並欲求死而不得。是時浙東遍地長毛，到處失守，左文襄公用以四品京堂由江西饒州樂平誓師援浙，到處救出難婦無數，卻均是大腳的，可知小腳婦女盡皆遭劫。此時先生聞得這個消息便說：「這是我沒福，才種得田兩年又要逃難。」

勞氏道：「不妨，我能跑，我是不怕，所怕魏家趙姨娘這樣小腳，便無生路了。」

先生道：「我亦不怕，只是天下大亂，賺不來飯吃。」

勞氏聽了冷笑道：「你原來是書呆子。現在各處軍營要請辦文案的幕友，我想能寫能做的均不去得，為何無飯吃？」

先生聽了大喜，便打算投營辦文案。於是風聲一日緊一日，鏡如弟兄在家亦曉得了，聽得山中長毛不到即有意逃山。華如道：「山中長毛豈有不到之理，依我說不如不逃。現在徽州江西均有長毛，我想逃亦瓦益。」

老三慫恿趙姨娘一定要逃，一家上上下下皆說逃走好。鏡如不得已依了，又說：「家中什物太多，不能齊帶，只好檢幾件要緊東西帶去。」大家商議，先逃至楊村，此處是進山的路，看勢頭不好便進山藏躲。家中收拾了好幾天，一面又叫家人先至楊村觀看房屋，又由倉房運了許多擔白米，又著長工擔了許多食物，其中火腿最多。趙姨娘是渾身帶了六七斤金器，只算金鐲子卻有四雙，每只都七八兩重的。趙姨娘金器本不止這些，因屢被曹小鬼騙了許多去，故只剩得這些。曹小鬼這兩年騙了趙姨娘東西，怕姨娘問他取，有一年不敢見姨娘，姨娘只能罷了。不料家人中又有名章福者又看上了他腳小，時常勾引他，婦人本是水性揚花，又是娼家出身遂與章福相好，惟於錢財則又恐如曹小鬼一般被他騙去，因雖與章福相好，錢財是分文不與。今要逃反故將金器帶了一身。不知如何逃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